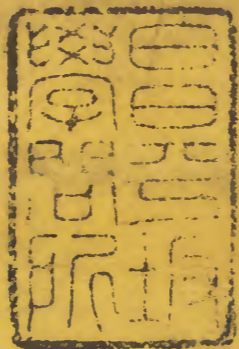


貞觀政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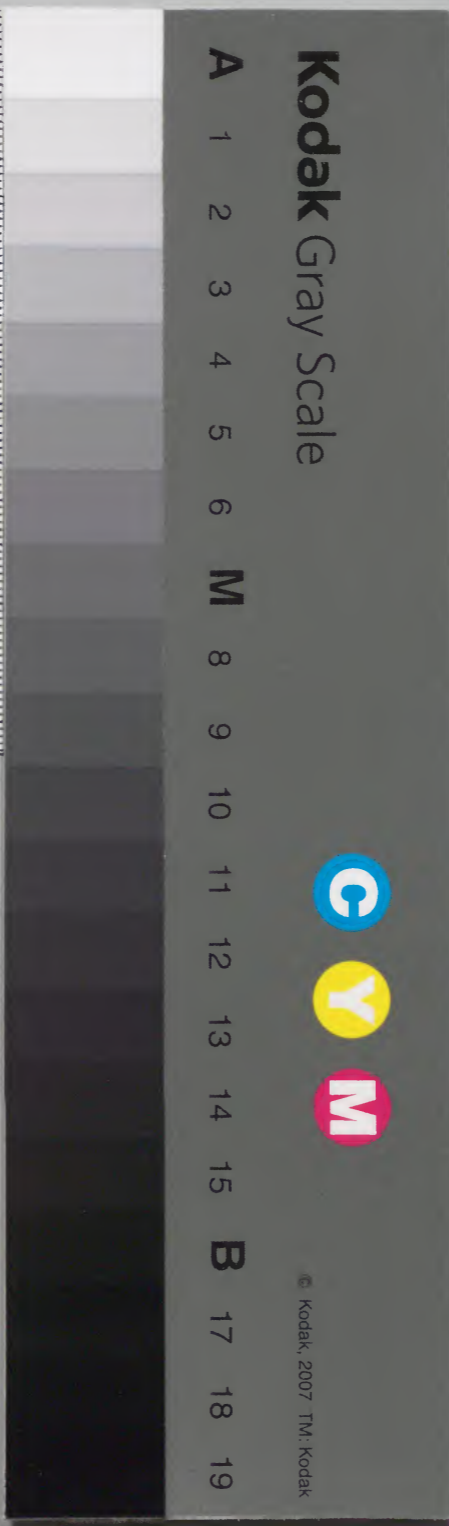
九



				漢書門
		一	二	
		〇	一	
	四	八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八	一	一	漢	
〇	〇	〇	書	
九	冊	五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5	
冊數	10 ( 9 )		
函號	286	125	



貞觀政要卷第九

淺草文庫

議征伐三十五

征伐第三十五

凡十章

議安邊三十六

武德九年冬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

音韓凡言可汗並同

以其

衆二十萬至渭水便橋之北

漢武帝初作便門橋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

門也古者平便字同於此道作橋遣酋帥執矢思力

酋帥長帥也執矢入朝為覘自張聲勢云二可汗總

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返命太宗謂曰我與突厥面

自和親汝則背之我無所愧何輒將兵入

背音倍

將去聲

新舊唐史通鑑皆係秋

北面今據三輔

黃圖漢書注則

皆作南而於地

理不合

矢當作失新舊

唐史通鑑皆作

貞觀政要

卷九 征伐

我畿縣自夸彊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  
 瑀封德彝等請禮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還必  
 謂我懼乃遣囚之太宗曰頡利聞我國家新有內難  
 去又聞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眾直至於此謂我不  
 敢拒之朕若閉門自守虜必縱兵大掠彊弱之勢在  
 今一策朕將獨出以示輕之且耀軍容使知必戰事  
 出不意乖其本圖制服匈奴在茲舉矣遂單馬而進  
 隔津與語頡利莫能測俄而六軍繼至頡利見軍容  
 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請盟而退  
 按通鑑載此事甚詳

多不清本作不辭多  
 不錄

愚按蠻夷猾夏帝者嚴明刑之訓蠻夷率服帝  
 者謹惇德之心故弼成五服之制於要服則近  
 而揆文教遠而奮武衛至於荒服則流蔡而已  
 內外之限截乎其不可紊也降及後世德不足  
 以懷柔而藉乎威威不足以警服而至于亂太  
 宗內定中國外綏四夷以漢武窮征遠討而不  
 能服者咸歸版圖若突厥為患久矣唐有天下  
 之初已憑陵上國至于斯時率騎二十萬直至  
 渭水亦云肆矣太宗一時輕騎示威其氣槩直  
 可以寒氊裘之膽而奪之氣不以一矢相加遺  
 而中國尊安裔夷退抑雖不可與帝者明刑惇  
 德竝論其不戰屈人亦足偉也謂之英武不亦  
 乎宜

貞觀初嶺南諸州

今廣海之地

秦言高州

今仍舊

酋帥馮

盜談殿

盜字明達高州人隋人據嶺表唐興以其地降高祖封為越國公談殿人姓名亦據嶺表

阻兵反叛詔將軍蘭暮

蘭音吝姓也名暮

發江嶺數十州兵

討之

發江南道嶺南道諸州兵也

祕書監魏徵諫曰中國初定瘡

痍未復嶺南瘴癘山川阻深兵遠難繼疾疫或起若

不如意悔不可追且馮盎若反即須及中國未寧交

結遠人分兵斷險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

年兵不出境此則反形未成無容動眾陛下既未遣

使人

使去聲後同

就彼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明今若遣

使分明曉諭必不勞師旅自致闕庭太宗從之嶺表

恬似帖之訛

悉定侍臣奏言馮盎談殿往年恆相征伐陛下發一

單使嶺外恬然太宗曰初嶺南諸州盛言盎反朕必

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為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

從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乃

賜徵絹五百匹

按通鑑貞觀元年九月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奏盎反者以

十數上命將討之魏徵諫曰云云上乃罷兵十月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

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絹五百段

遂清本作隨似非今通鑑與此同

唐氏仲友曰甚哉譏人之可畏也盎不為南越王於武德之初而肯反於貞觀耶譖言無端幾害忠良非魏徵何以明之以蕭銑輔公祏不足勞偏師剪除盎之區區何足當唐之興運然直壯曲老蘭

博清本作溥依  
左氏則清本非

暮可擊之狀未可必也太宗罷之明哉以尉佗之  
驕倨文帝猶以德懷而況益乎全知命之臣止無  
名之師江淮以南所全活者不勝數矣仁人之言  
其利博哉賢於十萬眾特以兵勢較之耳兵隙一  
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于戈轉  
餉瘴癘之鬼可以十萬算哉

愚按昔漢文之時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  
尉捕治之薄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紹皇帝璽  
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  
耶帝乃赦之復爵邑此與魏徵論馮盎談殿之  
事頗同蓋周勃異於馮盎談殿之事勢而薄太  
后之言誠類於魏徵之諫也其察人之情亦明  
哉矣

貞觀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蠻國

林邑南蠻國名漢南  
象郡之地在交州南

表疏不順請發兵討擊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

符據諸傳當作  
符註同

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鬚為白

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亾者也符堅自恃兵彊

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一舉而亾

符堅略陽氏人晉  
時符健據長安是

生清本作主按  
健之子名生則  
宜從舊本子立  
開似脫生字

頻年勞役人不勝怨遂死於匹夫之手至如

頡利往歲數來

數音  
朔

侵我國家部落疲於征役遂至

滅亾朕今見此豈得輒即發兵但經歷山險土多瘴

癘若我兵士疾疫雖剋翦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

何足介意竟不討之

按通鑑林邑獻大珠有司以其  
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

貞觀四年

征伐

氏下脫寅字

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  
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  
胡氏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興兵萬幾於  
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為不順者以獻大珠嘗試朝  
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  
其實而甘其慢也明年鸚鵡繼來則納侮多矣雖  
詔使者歸之而珠竟爾  
不還夫豈格遠人之道

愚按是年方擒突厥北土以寧有司請討林邑  
而太宗不欲再勞師以贖武也然自古窮兵極  
武未有不亡又取譬於苻堅之伐晉隋主之取  
遼與夫頡利之侵疆皆致於滅亡之地可謂知  
所鑒矣夫是三者皆太宗耳目之所聞而知見  
而知者也以此為鑒宜終其身而不忘夫何晚  
年興忿兵於遼水之上而不知止邪書曰終  
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後之人主式監在茲

貞觀五年康國

即漢康居國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  
建元魏所謂悉萬斤者在那密水南

君姓溫本月氏為突厥所破  
稍南依葱嶺其王屈木支請歸附時太宗謂侍臣

曰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虛名無益

於身其人甚困假令於身有益於百姓有損朕必

不為況求虛名而損百姓乎康國既來歸朝有急難

不得不救難去聲兵行萬里豈得無勞於人若勞人求

名非朕所欲所請歸附不須納也

范氏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有所不為然  
以兵克者則以為己有而郡縣置之其為疲勞百  
姓一也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  
國足以為後世法矣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  
少貶哉

唐氏仲友曰古之待荒服之外正如此耳太宗推所以待康國而推之它夷不求臣服不亦善乎惜哉其未盡如此也

愚按關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三代未之聞也蓋遐荒遠夷不足關中國之重輕得之適足以勞民而不為益棄之斯足以安民而不為損其利害豈不甚明哉漢建武中西域求內屬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而竟不許唐貞觀初康國請歸附太宗謂求虛名損百姓而竟不納君柔遠之道可謂無愧於古矣乎為開基之主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君之謂矣

貞觀十四年兵部尚書侯君集

幽州人以雄才稱少事秦王從征伐有功

王即位進吏部尚書後從承乾謀計事覺被誅

伐高昌及師次柳谷

西域地名

騎言高昌王麴文泰死

文泰聞唐兵臨磧口只憂懼不知所為發疾卒

剋日

剋與刻通

將葬國人咸集以二千輕騎襲之可盡得也副將

去聲

薛萬均

燉煌人萬徹之兄高祖以其材武授上柱國以計勝寶建德擊突厥有功拜將軍

姜

行本

名確以字行以幹力稱為宣威將軍太宗每出幸即以從平高昌有功封金城郡公

皆以

為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恭行天誅乃於

墟墓間以襲其葬不足稱武此非問罪之師也遂按

兵以待葬畢然後進軍遂平其國

按通鑑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

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計七千餘口遂降

唐氏仲友曰高昌地不千里勝兵纔萬人恃遠不賓太宗討之以其地控西域之中故也

愚按師平高昌所以闕西陲也高昌去唐七千餘里當是時可謂遠討矣然幸功臣夙將智勇

足以制勝是以克成厥功自高昌既平之後唐之封域東西九千五百餘里南北一萬九百餘里為唐之極盛故嘗謂太宗之世於帝王懷柔之道雖不足而方之漢武致遠之功則有餘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北狄代為寇亂今延陀

倔彊倔渠勿切延陀鐵勒諸部之姓倔彊不柔服也須早為之所朕熟思之

惟有二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滌除兇醜百年無患

此一策也若遂其來請與之為婚媾朕為蒼生父母

苟可利之豈惜一女北狄風俗多由內政亦既生子

則我外孫不侵中國斷可知矣以此而言邊境足得

三十年來無事舉此二策何者為先司空房玄齡對

曰遭隋室大亂之後戶口大半未復兵凶戰危聖人

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按通鑑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

以新興公主妻之

胡氏寅曰人各有偶天子之女非外夷所當偶昏世愚主則何較焉漢高祖唐太宗不世出之英主

而皆以外夷為子婿人君見有不及則藉羣臣而正之房公狃於漢故不知遠稽先王豈非可嘆之

甚邪夫薛延陀之未服也無乃吾德猶有所闕增修仁義而明其政刑來則接之不至不強也何必

於服己乎此上策也舍而不用乃嫁女以結其心是為非策而太宗君臣正爾都俞不亦鄙歟

愚按上古帝王之御四夷也服則懷之以德叛

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漢高帝時冒頓數苦北邊高帝從劉敬之請而結親唐武德中突厥遣使請昏高祖從裴矩之議而許昏然則

歐清本作乎管見與此同



帝清本作祖

貞觀政要

卷九

七

和親之策漢高帝啓之於漢唐高祖啓之於唐皆非所以示子孫也劉敬固不必議裴矩亦母足責房玄齡太宗之良相也乃曰兵戰聖人所慎和親實天下幸甚何不思之甚邪惟當勉其君曰兵戰則勞和親則辱皆不足以安百姓威四夷也君能行帝王之道以修其德教明其政刑則中國安而邊圉固來賓率服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呼君行之而不以為恥臣亦不以為非惜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蓋蘇文弑其主而奪其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未能即動兵眾且令契丹靺鞨攪擾之何如令平聲契音乞靺音末鞨音曷契丹東胡種元魏時號契丹靺鞨居肅慎地凡數部有黑水部獨彊房玄齡對曰臣觀

古之列國無不彊陵弱眾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將去聲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

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惟陛下詳察太宗曰善按通鑑不載玄齡之辭止載長孫無忌曰蓋蘇

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始為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

貞觀十八年太宗以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殘虐其下議將討之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去聲及北狄侵邊西

貞觀政要

卷九 征伐

並清本作并舊  
史與此同

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將去聲羣臣莫不苦諫，唯陛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卒子聿切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眾，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按通鑑李勣又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諫，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歸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為但命二三猛將，四五萬眾，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時羣臣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氏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師取之，遂墟其國，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朱氏黼曰：自昔人主親賭亂敗者，不勸而自懲，深知禍咎者，不戒而自戕。煬帝伐遼之禍，至於家夷國破，身死，而宗族屠，蓋太宗目睹曾莫之懲，而反疾趨以襲其蹟，何哉？蓋其心自謂吾之戰勝攻取，國富民眾，非隋敢望也。乘平定四夷之餘力，用諸將蕩平之餘威，臨城一鼓，可以勦除，意定志決，雖傾朝盡諫，不可復止矣。

唐氏仲友曰：王魏既歿，諫臣惟遂良爾，而其識量不及魏徵。李勣一折而遂良之諫不行，勣武臣爾，所見惟邊功，奈天下計何？魏徵在，勣此言必不發，就使有此言，徵肯但已邪？遂良以克為善，則其言

已不能無過矣胡不明夷夏之分申知足之戒以告帝曰高麗小醜不犯邊吏今而討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不亦善乎勦之指魏徵乃以杜遂良之再諫惜乎不抗疏而力陳之太宗之欲用兵也指魏徵之失其悔用師也與魏徵之思諫臣繫國之輕重如此論諫必若魏徵可也

愚按貞觀十七年廷臣請增戍兵以逼高麗太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戍兵能威絕域者也斯言也帝王柔遠之道何以尚茲不數月而有討遼之議越明年而有親征之行不過為遼主雪怨為新羅報仇乃欲襲漢武隋煬之所為所存者小而所棄者大何言行之相反邪豈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哉當時諫者多矣若玄齡之言以漢武隋煬為鑒戒誠保國之深規也無忌之言欲待其縱肆而後討亦保國之長策也遂良於下議之初固阻其意而親征之際復尼其行亦足少傲矣惜乎太宗意定志決而皆莫之從也若李勣沮遂良之諫以魏徵

尼清本作厄

為非明致其君於不善之地此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其罪不亦大乎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

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監平聲定

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

遙恐有玄感之變隋煬帝親征高麗場玄感遂起兵圍東都且邊隅小國

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為武儻不勝翻為所笑

伏請委之良將去聲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

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愚按陳恆弒其君孔子沐浴請誅古者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人皆得而誅之高麗為唐之藩臣

其君為莫離支所弑太宗舉兵討之其亦異乎  
 煬帝無名之師矣但不當變與自行耳尉遲敬  
 德請委之良將自可摧滅其說是已然嘗論之  
 高麗以蕞爾小國四拒隋師五拒唐師非有謀  
 臣良將能如是乎當時李靖嘗言莫離支自謂  
 知兵故輕中國太宗亦嘗諷靖使伐高麗靖欣  
 然請行太宗不能從也異時無功而歸問於靖  
 曰吾以天下之力屈於小夷何也靖曰茲事道  
 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分軍襲平壤之事也  
 由此論之太宗若用李靖為帥其平高麗必矣  
 太宗不能用靖而用李勣為將勣違惠真延壽  
 之言舍烏骨而不攻昧城有不攻之計守安市  
 而不置卒之師老糧少無功而返由不用靖而用勣也

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從太宗征高麗詔道宗與李  
 勣為前鋒及濟遼水剋蓋牟城蓋音盍今為蓋州隸鎮東逢賊兵

音揜非耿弇之  
弇姑南反

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議曰  
 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眾輕我一戰可摧昔

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弇音揜耿弇漢光武將我既職在前軍當

須清道以待輿駕李勣大然其議乃率驍勇數百騎

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

賞勞去聲道宗在陣損足帝親為針灸音救賜以御膳按

多不清本作不

多

上思唐鑑作居  
此似誤

鑑載此事甚  
詳辭多不錄

范氏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特其四海之富  
 兵力之彊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  
 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思高拱猶思所  
 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

禮唐鑑作理此似誤

上之戰間當有於字清本亦脫下之戰間舊本亦脫於字清本補之下戰勝下衍一勝字清本削之即聘儀之文

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貴於勇敢強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禮義而惟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為功其器不亦小哉

愚按漢耿弇之討張步也弇為飛矢所中光武時在魯知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戰而破之此與道宗敗高麗兵事正同蓋臣子之義職當如是也若道宗者可謂能盡臣子之義而弇不得專美於漢矣

太宗帝範曰

貞觀二十二年正月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

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

夫兵甲者

夫音扶

國家凶器也土

地雖廣好戰則人凋

好去聲

中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

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

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

勾踐軼蛙卒成霸業

勾踐越王名越王既為吳所敗修德治兵謀雪吳恥見蛙下車

拜之左右怪問越王曰彼亦有氣者

徐偃棄武終以喪邦

徐夷國子爵偃稱偃王周

穆王聞之令楚伐徐徐子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

何也越習其威徐

忘其備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

論語故知

弧矢之威以利天下

易大傳曰弧矢此用兵之職也

據戈氏之按方下當有兵字除下當有亦字今帝範亦無此二字

威利據易以錯職似訛今當作

愚按書稱放牛歸馬詩言戢戈褻弓甚矣兵非聖人之所向也然嘗觀周公作周禮極言師帥旅帥卒長伍長之制詳陳振旅蒞舍治兵大閱之儀至於斬牲徇陳凜乎如大敵之臨焉是兵亦非聖人之所廢也善乎太宗之言曰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兵不可以全除亦不可以常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重平聲是時房玄齡寢疾增劇顧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欲東討高麗方為國害吾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上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惡鳥去聲後同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

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行音杭後同其後延陀鴟張鴟惡鳥也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

隋文帝十八年高麗寇遼西遣楊諒討之無功煬帝六年徵其王元入朝不至八年徵天下兵擊之帝親

二當作三

甲下似有脫

攻諸城不下，來護兒、宇文述等大敗。九年，復掩嶺陵，親征，不拔。十年，復討之，徵其王入朝，竟不至。

之枯骨。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文公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

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

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于率土，孝德彰

於配天，覩夷狄之將，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

將帥之將，去聲，後同。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

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

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聞，箭穿

七札。札，甲也，養由基射穿七札。弓貫六鈞。左傳：定公八年，魯伐齊，士皆列，顏高之弓六鈞。

加以畱情墳典，屬意篇什。屬音，篇註。筆邁鍾張，見師傳。詞

窮賈馬。漢賈誼司馬相如皆文人。文鋒旣振，則宮徵自諧。徵音，輕

翰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

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

論語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好生之德，好去聲。禁障塞於江湖，

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梁之惠，荷去聲。犬

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攻白巖城，右

衛大將軍李思摩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之吮血。登堂臨魏徵之柩，臨去聲。

正月，魏徵卒，太宗臨哭之，慟。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十九年，太宗征高麗，

鋒清本作風似音誤舊史本傳奏議皆作鋒

會舊史作乘與下文應

盡清本作動似  
誤  
情或訛舊史作  
精  
翰通鑑註馬鞍  
頭字書鞍邊帶

至營州詔遼東戰亾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負填道  
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祭之臨哭盡哀  
之薪則情感天地十九年太宗渡遼澤泥潦車馬  
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剪草填  
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  
自繫薪於馬鞞以助役  
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  
獄臣心識昏憤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  
哉陛下兼眾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  
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  
知亾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亾而不失其正  
者其惟聖人乎易文言傳釋  
乾卦之辭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  
存有亾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

恥當作止即老  
子之語下文可  
證舊史亦作止  
理或音誤舊史  
作禮

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恥不殆臣謂陛下威  
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  
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鱉  
畜之宐從闢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  
下每決死囚必令平聲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  
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  
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  
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轉車而掩  
泣抱枯骨而摧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



冤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  
 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  
 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  
 雖日殺萬夫，不足為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  
 舊主雪怨。為去聲。後外為同。十七年，高麗臣莫離支  
 弒其君高武，而獨專國政。太宗於是徵  
 遼之，外為新羅報讎。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  
 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  
 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  
 獎、齋、璽書賜高麗使勿攻新羅，莫離支竟不從。玄獎  
 還具言其狀。上於是欲征之。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  
 皇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

相里姓

及卒下脫顛嫁  
 之及輔氏之役  
 之數語不然文  
 意不通嫁下左  
 氏無之字人下  
 有之字用下無  
 爾字是以清本  
 作以是依左傳

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凌  
 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十八年，太宗欲征遼東，長安  
 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  
 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  
 竟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  
左傳：宣公十五年，秦伐晉，次于輔氏。魏顆敗秦師，獲  
 杜回。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  
 疾甚，則曰：必殉。及卒，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  
 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之婦人，父也。爾  
 用爾先人之治。儻蒙錄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太宗  
 見表嘆曰：此人危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雖諫不從，  
 終為善策。

舊本為是六三  
當作九三九三  
當作九四

唐氏仲友曰易既濟六三與未濟九三均是在未濟則勉之  
武功之未成聖人必勉之於始武功之既成聖人  
必戒之於終玄齡之書得既濟之象太宗莫之聽  
者無畏相  
之心耳

朱氏黼曰玄齡於太宗左右未嘗有所可否每逢  
帝怒惟震懼遜謝非不能諫也史稱王魏善諫諍  
房杜讓其直是以太宗初舉伐遼遂更再言之不  
聽至是再舉外庭無敢一言雖玄齡任用之久相  
信之深亦不敢面陳於在庭之日獨表諫於屬續  
僅存之際理切詞盡太宗嘉納不之從也至身沒  
而後罷之以此觀太  
宗晚節大略可攷矣

愚按玄齡此疏乃太宗征遼無功之後思謀再  
舉之時而玄齡行將屬續之日也此疏辭意懇  
切何乃不見於初親征之際耶豈太宗忿心難  
懲縱忠言苦口不足以尼其行耶母乃俟其太

尼清本作厄

未有清本作有  
未

舉無成夫然後諫耶然玄齡此疏切矣太宗止  
曰此人危篤尚能憂我國家亦未有樂從之意  
越明年則以疾而命皇儲聽政矣否則忿兵再  
舉事未可知也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帝王保治厥有  
旨哉以太宗之賢猶爾況其次者乎

貞觀二十二年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有勞弊

充容

唐制女官號  
九嬪之一也

徐氏

名惠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  
歲通經八歲屬文父孝德嘗

盼當作昉史傳  
作盼亦誤流昉  
轉睛貌西京賦  
昭蕝流昉凝舊

本誤作疑清本  
正之徐氏傳同  
全當作荃徐氏  
傳作荃

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  
饑饉之災昔漢武帝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

武漢

歲清本作豐似非舊史徐氏傳與此同塗舊史徐氏傳作圖之下句此蓋脫

帝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齊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禪肅然山

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塗圖古泥金之望齊桓公既於葵丘欲行封禪後漢制封禪用玉牒玉檢以水銀和金為泥望者望而祭也

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通典古者帝王之興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黃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

守保未備文意難明舊史本傳作守始保末

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未備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易以鼓切後同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

投戎舊史作役戍死下有生字因古寫本作困文理皆空然人下舊史有米字今本標舉唐臣奏議作往來理空然年舊史作卒覆舊史無之似誤增習舊史作翫

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轉去聲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之痛因風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欲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習兵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禍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害肆情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亾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

仁下舊史有矜  
奪恤乏之四字  
奏議所載亦同

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  
仁此下疑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  
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闕初建南  
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會音層翠微  
玉華並宮名非惟構架  
之勞頗有工力之費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  
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室聖王  
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  
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並音洛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  
不竭矣用而息之則心斯悅矣夫珍玩技巧為喪國

樂舊本作蔽今  
從清本室當作  
食本傳作食

鮮舊史作織音  
近相誤

亾衰亂舊史作  
表禍福文理宜

之斧斤夫音扶  
後同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玩  
鮮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奇珍若神仙之所製雖馳  
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轅之方桀  
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亾之術紂用之而國亾紂始  
為象  
箸箕子曰彼為象箸必將為犀玉之杯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  
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  
照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祕於麟閣漢宣帝圖功  
臣於麒麟閣盡探  
蹟於儒林探平聲蹟  
士革切千王理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  
與亾衰亂之數得失成敗之機固亦包吞心府之中

然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知之

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

摧心慎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今是以替前非。

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太宗甚善其

言，特加優賜甚厚。

愚按：人臣進諫於君，古人擬之，批鱗雖士夫，猶以爲難。況婦人女子乎？其見之史傳，則鄧曼論

莫敖之敗，成風請須句之封，班姬辭其輦之載，劉氏救元達之刑，寥寥千載，不多見也。太宗納

諫之德，冠絕古今。外之房杜王魏，內之文德皇

后亦足以交修而來輔之矣。宮妾之中，復有如徐氏者焉。觀其諫疏，有老師宿儒不能遠過者，嗚呼賢哉。

老清本作高

著或訛舊史作  
推舊史作裁

安邊第三十六

凡二十一章

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

者。降下江切，後同。詔議安邊之策，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

南處之。處上聲，後同。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

塞音賽，後同。五原塞，今爲豐州，隸河東。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

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

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祕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

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

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讎。陛下以其爲降，不能誅滅，卽

宜遣發河北今山東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

類，強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

之者，若是，故時發猛將以擊之。將去聲收其河南，以為

郡縣，陛下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

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南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

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萬物也，

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

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

意，臣愚甚為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匹而

甫清本作用

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晉代有魏時，胡部

落分居近郡，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

之後，遂傾瀍洛。江統字應元，陳留人。晉武帝時為山陰令，時關隴為氐羌所擾，統深推四

夷亂，華立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前代覆車

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

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

魂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酋慈由切，後同。

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

於內郡。單音蟬。以為漢藩翰，終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

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後令平聲

後孤恩失信圍煬帝於鴈門隋開皇二十年文帝以突厥突利為啟民可汗

妻以義成公主大業十一年煬帝巡北邊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帝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帝馳入鴈

門突厥圍鴈門急攻之帝泣目盡腫後公主以計解圍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

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音不相統屬力散勢

分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楚客如晦弟也少尚奇節初建成難作遁金嵩山貞

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心者爾當如兄事吾進蒲州刺史而兄與我共支一心者爾當如兄事吾進蒲州刺史

有能名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德懷

易以威服易以威切今令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

自清水作實

必為患至如鴈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背音自由隋

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云興復亡國以致此禍

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繼絕列聖通規臣恐事不

師古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卒

用彥博策卒子自幽州至靈州東至幽州西至靈州也置順祐

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

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

郎將布列朝廷郎將之將去聲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

相半唯拓拔不至拓他各切拔蒲未切夷複姓又遣招慰之使者

相望於道使去聲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益徒

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

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

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

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

棄也左傳閔公元年管仲告齊侯之辭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

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

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

禦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鮮聲加因隋亂減耗尤

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

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

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八百

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絕滅漢文養兵靜

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

已不及漢武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有溉田五千頃

西國以上請置校尉分護歲收其利以威至于隋室早得

伊吾兼統鄯善伊吾鄯善並西域國名伊吾在大磧外南至玉門關八百里漢立永都尉

治所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



豎清本作樹舊史與此同

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磧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眾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厥可汗弟中郎將阿

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

將去聲阿史那突厥姓名結社率突利可汗之弟時為中

郎將

并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

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眾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又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幾平聲舊本李大亮疏以下至太宗不納另為一章十三年以下接前段為一章今按其是一事因次第其辭合為一章又按通鑑載此事眾議甚詳辭多不錄

其是之其當作

己言之言似誤  
管見作者

公清本作徵

胡氏寅曰：獻言之道，惟理是憑，則言必忠，聽言之道，勿以同於己言為是，則聽必審。太宗處降突厥，徧詢在廷，未若魏徵之言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溫彥博之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之所欲為者，其偶同歟？未可知也。其先意承志歟？未可知也。如所見偶同，則不應言之，再三如先意承志，則不得為忠矣。太宗用其言，未幾有矢及帳殿之變，如此而欲功加外荒，冠帶百蠻者，非聖主之盛節也。

又曰：魏公嘗勸用侯君集為宰相，君集反，太宗疑徵黨之，絕昏仆碑。溫彥博勸居突厥塞內，突厥反，太宗不怒彥博而追思魏徵之言，事同而處之異，何也？以見留突厥塞內，使充宿衛，如一家者，本太宗雄夸之心，彥博探其微贊之，故不以歸咎歟。雖然，行宮入幕之變，亦已危矣。太宗慕冠帶百蠻之名，推心不疑，幾至危殆，豈非後世之永戒哉。

唐氏仲友曰：荀卿言以德兼人者王，以富兼人者貧，突厥既破，頡利既擒，若用魏公之言，使處河北

於邊無擾，於國無費，不亦善乎？乃卒用彥博之策，若不因結社之亂，悉徙故地，假之世數，蕃孳為唐之費，不亦重乎？大抵處置降人，最難內之中國，亂華俗，置諸塞內，生後患，惟反之故地為立君長，從其故俗，服則為藩國，去不為叛臣，此長策也。

愚按：昔成周盛時，四夷來朝，坐之國門之外，蓋亦如九服之制，蠻夷鎮藩在外也。春秋之世，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其後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入王城，伐京師，雖子帶之所召，亦始遷之失也。晉江統之論，可以為鑒矣。唐與太宗以武定天下，天下既平，窮荒悉服，突厥之委命闕庭，尤漢以下之所無者，固宜置之，中夏夸示遠近也。當是時，魏徵以忠直得上心，屢有回天之力，而竟莫之回，溫彥博以儒臣遇合，處置部落之議，胡為乎獨異？衆正之見耶？遂使蕃酋列在禁衛，有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此與陸渾之居伊維，何以異哉？彼為成周之衰時，此為有唐之

盛際太宗樂於從魏徵之言者胡獨於此而不從之乎他日祿山之亂宮闈豈非太宗詒謀有以啓之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欲以其地爲州縣魏徵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後數有商胡數音胡稱其遏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詔使去聲遂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高昌王姓斯亦可矣未若因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來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

載誅錄作再同音當然

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爲安西都護府每歲調發千餘人調去聲防遏其地黃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爲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周宣王名靖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不窮追也秦始皇使蒙恬發兵始皇遠塞中國分離秦始皇使蒙恬發兵爲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秦始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陛下誅滅高昌威

四十當作三十史文可證用制

險塞依史文當  
作用險制塞

方或誤舊史高  
昌傳作其

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  
西供役之年供平聲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  
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  
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  
經途死亾復在方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  
復有逃亾官司捕捉爲國生事爲去聲高昌塗路沙磧  
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  
忘危理不忘亂平聲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張掖今  
爲甘州  
路酒泉今爲肅  
州路隸甘肅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

奏清本作上

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  
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  
無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  
爲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音復立高昌非無前  
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  
者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  
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疏奏不納至十六  
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  
警急雖不足爲害然豈能無憂乎往者初平高昌魏

徵褚遂良勸朕立麴文泰子弟依舊為國朕竟不用

其計今日方自悔責昔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

敬漢高帝欲擊匈奴使婁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伏

奇兵以爭利不可擊也上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

迺今妄言阻吾軍械擊敬至廣武遂至平城匈奴果

出奇兵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還至廣武赦敬曰

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袁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

迺封敬千戶為關內侯漢

帝時曹操兵大破袁紹於官渡紹與八百騎渡河走

至黎陽眾稍復歸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今

戰敗而歸內恚將發吾不望生紹謂逢紀曰田別駕

前諫止吾吾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

其言之中也袁紹遂殺豐朕恆以此一事為誠寧得忘所言者乎

范氏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

之智豈不足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

勾踐上唐鑑有  
越王二字此脫

不能以義制心故忠言有所不

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又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秦穆公勾踐

是也得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楚靈王齊潛王是也

是故廣地不若廣德彊兵不若彊民先王患德之

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不患兵之不

彊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不以煩中國也太宗

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不若太宗之彊而可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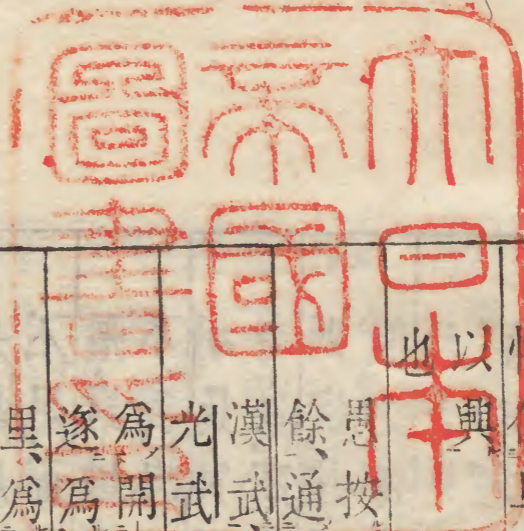
胡氏寅曰中國禮義之地四夷所為視効而賓服

者也高昌有罪王師討之既聞其喪是罪人已死

則安按兵遣使立其嗣子懷以恩信乃不攻而自

服之道也今乃伐其憂荒無禮無義夫豈天子之

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初議處突厥於河南，徵爭之，而帝不從。後以結社率之變，而悔。後議以高昌為郡縣，徵爭之，而帝復不從。又以西突厥入寇，而悔。使早從忠言，安有是哉！然知過而能悔，此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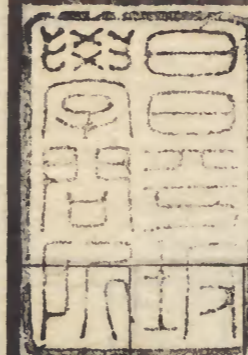
也。以興  
愚按自夏禹西戎即敘之後，成周西旅底貢之，餘通西域而開玉關，極城郭諸國悉服，實始於漢武。然中國勞弊亦已甚矣。閉玉關，謝西域，此光武所以為盛德也。太宗滅高昌，置都護，由是為開通西域之計，而燕支、疏勒、丘慈于闐、四鎮遂為遐陬重地。至于開元，自玉門以西，煙火萬里，為唐極盛會，幾何時。天寶以後，事勢日非。前日之輿圖，舉為戎馬之郊矣。周公有言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況奪其土地，而置以郡縣乎？務廣地，不如務廣德。古訓豈虛語哉！

貞觀政要卷第九 終

貞觀政要

卷九 安邊

貞觀初年



慶應乙丑

